

# 目錄

## 澳洲海岸的風

—— 陪黃永玉老師在澳洲訪問 / 008

## 今夜無眠

—— 與宋文治老師的情緣 / 014

## 耳邊如聞松濤聲

—— 黎雄才老師教我畫山水 / 018

## 我的黃土情

—— 與劉文西老師 / 022

## 澳洲風景很美

—— 艾青老師為我的畫展題詞 / 033

## 年年有餘實發實發

—— 申城拜見程十髮老師 / 037

## 美好時光

—— 與李劍晨老師相聚於河南 / 040

## 炎黃子孫的驕傲

—— 炎黃藝術館拜見黃胄老師 / 043

## 悉尼之旅

—— 與黃苗子郁風老師同遊藍山 / 046

## 中秋月兒明

—— 在葉淺予老師家做客 / 050

## 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

—— 喜得陳大羽老師墨寶 / 053

## 東風畫苑溢墨香

—— 亞明老師墨爾本講授中國畫 / 056

## 不孤德義必相鄰

—— 北京拜望沈鵬老師 / 059

## 永遠的思念

—— 憶趙少昂恩師 / 061

## 在恩師趙少昂身邊

—— 嶺南藝苑學畫記 / 068

## 鳥從烟樹宿 月在故鄉明

—— 憶嶺南畫派趙少昂先生二三事 / 073

## 眾元合一 和而不同

——從嶺南畫派高奇峰趙少昂看繼承與發展 / 080

## 師承技法

——探尋吾師嶺南畫派趙少昂先生繪畫技巧 / 086

## 荷塘憶舊

——北京郊外看望姚有多老師 / 090

## 花園裏的歡聲笑語

——宋忠元老師在澳活動二三事 / 094

## 真如到來 如來不動

——西子湖畔拜望陸抑非老師 / 098

## 春風竹堂師生情

——香港拜望楊善深老師 / 101

## 西子湖畔

——杭州看望薰峰老師 / 105

## 有緣千里來相逢

——北京拜見常書鴻老師 / 108

## 藝術生涯的引路人

——在邵大箴老師的指導下 / 111

## 瞻仰尋根

——十香園、高劍父高奇峰紀念館、趙少昂故居 / 116

## 東方水墨 神遊澳洲

——喜得劉勃舒老師題辭 / 122

## 丹德農山上的霞光

——與盧沉老師一起寫生 / 126

## 高山仰止

——棲霞山謁高奇峰先生墓 / 133

## 舊居前的思念

——訪問李可染先生舊居 / 136

## 虎嘯震山河

——與徐庶之老師合畫虎圖 / 139

## 明月照清江

——與苗重安老師相聚於北京 / 143

## 一次親切的交談

—— 中國美術館拜見范迪安老師 / 146

## 我之為我 自有我在

—— 憶篆刻大師馮康侯 / 149

## 捉月台上臨路歌

—— 觀錢邵武老師李白雕像 / 152

## 書界翹楚

—— 憶嶺南三子之陳荊鴻 / 155

## 山清月朗

—— 與關山月老師的澳洲之行 / 158

## 兩地情

—— 中央美術學院拜會潘公凱老師 / 162

## 親情中華

—— 在世界華僑華人美術書法展致辭 / 165

## 在汶川災區慰問的日子

—— 想起了戴衛老師的「鐘聲」 / 169

## 光與影的友誼

—— 與郎靜山老師 / 173

## 附錄一 中澳藝林友好交流紀錄

/ 177

###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 中國書畫賀奧運 / 178

### 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

—— 中澳文化交流的盛事 / 181

### 澳洲翁真如藝術慈善基金會

/ 183

## 附錄二 嶺南畫派藝術傳承和發展

—— 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講座 / 187

# 澳洲海岸的風

——陪黃永玉老師在澳洲訪問

1989年2月6日凌晨一點多，我們終於結束旅程，從企鵝島（Phillip Island）開車回到墨爾本市中心。車上除了我和澳洲朋友劉開基外，還有大名鼎鼎的黃永玉老師和他的兒子黃黑蠻。我們肚子有點餓了，我開到唐人街（Little Bourke Street），找了那間熟悉的營業到凌晨三點的「食為先」酒家。推門進去，店裏已擠滿了吃宵夜的食客，我們到時剛好有人結賬，很幸運的不用久等了。

澳洲的夏天日長夜短，每天晚上九點多才天黑。企鵝島上的企鵝每天總是在天黑時才從大海回岸，夏天裏更是出海消暑樂而忘返，等到晚上九點多才排着隊慢慢悠悠地回來。為了這些小可愛，我們整夜在島上等。看完牠們，我們都已經飢腸轆轆了。菜一上桌，黃老便笑着說：「這是我第一次在凌晨兩點這麼晚吃宵夜啊。」此時，他興致勃勃，完全不見了疲勞。

同黃老在一起已有六七天了，每天都不覺寂寞，他是個非常幽默而又樂觀的人，笑話故事一籬筐，有時讓人笑得忍不住把飯也噴出來。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老頑童，一個童心未泯的長



1989年翁真如與黃永玉老師於澳洲企鵝島

者。他從不吝嗇給我們講述他的創作經驗和藝術心得，他的一言一語，精辟的見解，對人生的體會，都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的閱歷和見識，真的可以寫成一本比字典還厚的書。他教我們繪畫創作要吸收藝術營養，要創出新意，才能有所建樹，而並非是「喝牛奶變牛」，以為一味模仿複製就能成為真正的畫家。

今天我們來到了位於唐人街的澳華歷史博物館，黃老在館內再次即席揮毫。這種現場作畫是澳華歷史博物館特意安排在黃老的個人畫展期間舉行的。今天恰逢是唐人街慶祝新春的節日，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澳洲每年在中國春節都會安排在初一初二這兩天活動，街上人潮湧動，各種風味小吃、過年手信、龍門鞭炮、舞獅舞龍等相當喜慶。很多西人也非常喜歡這個傳統的節日，到處可見他們興致勃勃地遊逛，參加各種活動。

自從黃老師來到澳洲後，我就一直是他的隨從學徒，每每有現場示範作畫，我都做足所有的工作，準備工具、研墨備筆、畫時倒墨、鋪展紙張、擠顏料、蓋印章等都由我一手包辦。黃老即席揮毫，不論紙張尺度大過餘丈或是小者盈尺，幅幅成畫或是氣勢磅礴，或是妙趣橫生。

今天在館內作畫依然圍着重重觀者，黃老筆鋒蘸墨，勾勒線條。我正納悶這畫的是甚麼時，他一個反手將畫了一半的紙反過背面，所有觀者也一個個屏住呼吸，看得目瞪口呆，搞不清是怎麼回事兒。

只見黃老度量好位置，將白色一點一點大小垂直噴灑紙上，隨即再一反手轉回紙面，蘸墨一塗，在水墨淋漓、彩色繽紛的筆畫中，頓時，一隻又一隻神態十足憨態可掬的企鵝躍然

紙上，活靈活現，十分生動。

我站在那裏看呆了，這不是我們昨晚看到的那群小企鵝嗎？

牠們現在跳出黃老的筆下，出現在紙上。我投以羨慕的眼光，深深佩服黃老捕捉企鵝的特徵與神態如此逼真。這群活靈活現的小企鵝們，也自然引起了全場雷動的掌聲，人人讚不絕口。

藝術的表現手法形式多種多樣，對於美，有個性的藝術語言的詮釋才是具有生命魅力的，才能領人進入思想的境界。

精彩示範很快便結束了，下午四點多時，我如往常一樣陪黃老逛逛，然後送他回酒店。

由於正值唐人街慶祝新年節日，我們就趁着熱鬧，在琳琅滿目的攤舖中走走看看。當走到一批留學生為人速寫的地方時，眼見生意蠻好，畫家與客人都很認真的坐在小凳子上，畫的開心，給畫的也開心，這新年的心情感覺着就特別愉快。

黃老不想打擾學生畫家們做生意，只想看看他們畫得怎麼樣，於是我讓他將鴨舌帽壓低，收好煙斗，悄悄站在他們的後面去看，沒想到還是被發現了。

一個學生大呼，「黃老師，是您？」「黃永玉老師來了，黃老師來了！」

一下子，所有正在畫像的留學生都停筆站起來朝這邊望來，很多放下筆跑過來同黃老見面，一時圍了個水泄不通，把我也擠出去了。

老外們以為是電影大明星來了，紛紛拿相機拍照。看到這情景我一陣感動，海外逢親人，莘莘學子們在海外遠離故鄉、思念親人故土之苦有誰知道？此時見到老師如見故人，真情流露。黃老也很激動，不斷鼓勵大家，又送上新年問候，人群愈

聚愈多，大家愈聊愈開心，都捨不得離開。

從澳華歷史博物館步回黃老住的凱悅酒店（Grand Hyatt）有一條拉塞爾街（Russell St），只需二十分鐘就能到。這條街上有很多商店，其中兩間店舖最吸引黃老。

一間是 La Casa Del Habano，賣煙斗。另一間是 Mick Lewis' Music store，賣東西方音樂器材，尤其是紅色小手提風琴。

每次路過，黃老都忍不住停下來欣賞，要聽聽它有甚麼特殊的音色音調。他實在是喜歡，卻遺憾琴太重不便攜帶而只好作罷，精神享受一下而已。

我很喜歡陪黃老去看畫，一次去了杜哈特街（Toorak road），街上有四五間相連在一起的畫廊，裏面代理澳洲當代著名油畫家，有亞瑟·白義德（Arthur Boyd）、悉尼·諾蘭（Sydney Nolan），黃老曾與他們有過一面之交，這次本想趁着這個機會再見一面，可惜電話聯繫之後，他們兩位都不在墨爾本，無法相會，留下遺憾。

陪着黃老在澳洲的這十天，愈發覺得黃老對事物無不觀察入微。那天在海灘上天色未暗，我和黃老在海邊的大岩石上迎風坐着，海風拂面吹來，黃老指着對面岩石上站着的大群海鷗對我說：「你看，海鷗一隻一隻站着，都是向着迎風的方向，任憑海風再大，怎麼吹牠都一動不動。」

我心裏暗暗佩服黃老的觀察，連海鷗迎着海風時的靜止神態都目注心記。要知道澳洲的廣場、海岸邊都是海鷗，我司空見慣，反而從未注意到原來海鷗迎風而立時是這樣紋絲不動的。

黃老的藝術造詣很深，興趣廣泛，無論版畫、木刻、漫畫、中西音樂繪畫、藝術理論他都有獨到見解。他的散文寫起來更是文采飛揚，他使我得到了藝術人生觀的啟發，也更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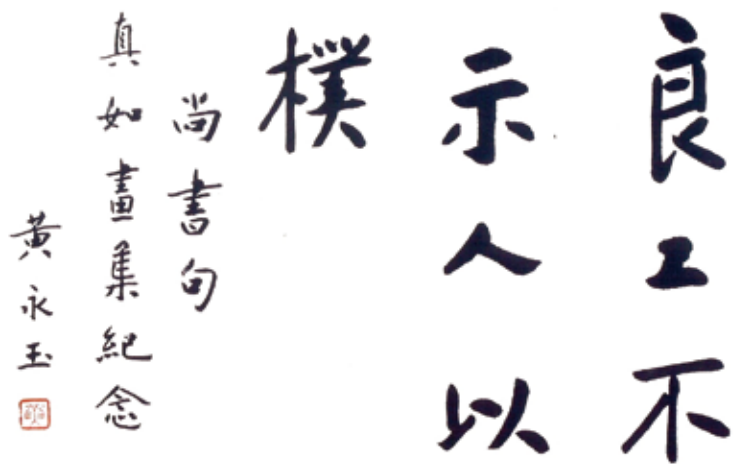
了中西文學修養對一個人的素質的重要性。

他還是一個性情中人，對你有好感，他便不隱藏，滔滔不絕，細心解說。他不喜歡那些自大又虛偽的人，那些想拿錢來買他的畫又不懂得欣賞的人，一概免談。說不賣就不賣，中外人士一律同等對待。

反而總送畫給一些身邊的人，分文不收。這一次同他在澳洲的這些天，這種事我已經見證很多次了。

一天早晨我到酒店，他如往日一樣吃了早餐回房間，出發前躺在大床上休息，一邊舒服自在地向我們談了很多藝術人生趣事，這些趣事與哲學緊密聯繫，非常有啟發性。

正巧這一早劉開基書友也來相伴，他便將我們叫進房間，讓我們各選一張畫作為紀念，並當即為我落字題款。又有一次在一個晚宴聚會上，我們痛快暢飲，開心唱歌，帶着幾分酒意，黃老大揮筆墨示範作畫，畫了一隻貓頭鷹，一隻眼睜一隻眼閉，這是黃老的著名招牌題材，在題上大字「為善最……」



真如畫集紀念  
尚書句  
黃永玉

良工不示人以樸

時，當寫到第三個字「最」的時候，所有的朋友都脫口而出「樂」字，黃老卻出人意料的寫了一個「苦」字。確實，偶爾做善事不難，要堅持做下去卻是很苦的。

黃老總是令人有意外收穫。一日，他突然叫我帶自己的作品給他看。我一直不敢請他看我的畫，請他指點的。眼看太多人給他送畫冊，請他指教，求他寫字，他拒絕也忙不過來。我自己沒出過畫冊，所以不好意思自薦。黃老看了我的畫卻給我很大鼓勵，說我「畫功基礎很深，只要繼續努力，便會有所成就，有機會出畫集」，更是慷慨地為我題了「翁真如書畫展」橫幅和「良工不示人以樸」作為畫集題詞。我看着幾個字，雙眼不知不覺已經濕潤。看似簡簡單單幾個字，我卻深刻感受到了黃老對自己的支持與厚愛。

唉！再過兩天黃老和黑蠻兄就要回國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和黃老像現在這樣徜徉在街道上漫步聊天了。陪着黃老在街上漫步，看着他那為人所熟悉的煙斗與鴨舌帽，歷經滄桑而散發着智慧光芒的面容，我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難過與不捨。今天這條二十分鐘的路，我們卻走不到盡頭。